



他们最想听到一声啼哭

名画被毁

？

□ 郭泓希

一些美好的事物正在以美好的名义被破坏。荷兰当地时间10月27日，有人将自己的光头粘在维尔画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上，旁边还有同伴往画上倒番茄汤。大约4天前，莫奈的作品《干草堆》在德国展出期间被泼了土豆泥，再往前，遭殃的是文森特·梵高1888年作品《阿尔勒向日葵》。

做下这些举动的，是一些极端环保主义者。10月14日，两名身穿“停止石油”字样T恤的抗议者，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向《阿尔勒向日葵》投掷番茄汤后，将双手粘在画作下方的墙上发表口头声明：你更关心的是保护一幅画，还是更关心守护我们的星球和人类本身？而那位将光头粘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人则说，名画未被损坏，地球就不一定了。

加上7月被意大利极端环保主义者粘上自己手的波提切利名画《春》，还有5月被一名乔装轮椅妇人的男子抹蛋糕的《蒙娜丽莎》，近期已经有7幅画作被攻击。

不同于名画以往遭受过的偷盗、刀砍、枪击、泼硫酸或者被千奇百怪的东西砸，这些极端环保组织都没造成实质损害，算是相当文明。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搞破坏的可能性很小，毕竟隔着玻璃。

有社交媒体将事件定性为“极端环保主义恐怖袭击”。英国目前提交议会的公共秩序法案包括一项新的“锁定”罪行，示威者将自己依附在某物上，因此无法被移除，最高可判处51周监禁。

但是要阻止这些突如其来的袭击并不容易。一段后来流传于网络的视频显示，英国国家博物馆保安只得及时叫出一句，袭击者的手已经粘在名画上，番茄汤也 覆汤难收。

而且，这些激进行为的支持者也悄无声息地增加。创纪录的英国夏季高温和巴基斯坦的严重洪水加剧了人们的紧迫感。不少气候应对组织的报告也给了这些极端环保组织的行为增加了一定的合理性。

除了要面对未来的气候灾难，居高不下能源危机使得欧洲各国的民众更有支持环保运动甚至容忍激进行为的动机。

今年以来，欧洲各国的物价和能源价格一再上涨。英国能源监管机构Ofgem8月末宣布自10月起普通家庭能源价格上限上调80%。10月24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英国公众支持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来保护环境。

然而矛盾的是，环保组织的目标和施压手段是错位的。

英国国家博物馆的旁观者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可能试图让人们思考这些问题，但最终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让人们真的感到恼怒。典型的不思考、不关心地球的重大问题的那群人，并不是在美术馆里闲逛的人。

一位资助过这些极端环保组织的人说：破坏性行动主义是实现变革的最快途径。除了快速、全面的气候行动之外，我们没有时间采取任何行动。

袭击《阿尔勒向日葵》的组织，倾向于吸收年轻人加入队伍。他们领着报酬走上街头，找软柿子的麻烦，以被捕次数为荣。其中一位因自缚球门、封锁输油管、袭击画作等被捕20余次。

这个组织还为成员提供无微不至的企业关怀：罚款报销，还能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入狱可作为英雄事迹挂到官网。出来后还能有同伴欢呼、拥抱以示鼓励，最后还一起吃顿饭。

然而你不可能做着坏事却希望有好的回报。哗众取宠，只是一时之功。即使行为再震撼，见多了总会视若无睹。时间久远，人们记住的是他们的主张还是他们的行为？



金子和女儿的合照。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王子伊/摄



杨晓婉试管助孕要注射的针剂。

受访者供图

实习生 王子伊

为了成为一名母亲，金子花了26万元。

这些钱，约等于一辆奥迪汽车、1000只口红、560瓶香水，或者，8年来6家医院的辗转治疗、5次移植和4次取卵。她的宝宝，成为我国每年诞生的30万名试管婴儿之一。

如果将怀孕看作一次航行，终点就是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但每个人的起点和过程，并不相同。2021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我国不孕不育家庭占比攀升至18%。这意味着，平均每6对夫妻中，就有一对面临生育问题。

为此，有人抄经祈福，辗转于各地的送子观音前；有人尝试艾灸针灸泡脚热敷，把家里搞成了人间仙境；有人频繁进出医院、吃药打针，决定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成为母亲或父亲。

做检查，建档案，定方案，促排卵，取卵取精，胚胎移植，整个过程像严密的高科技生物工程。但只有跋涉在试管之路的人知道，他们的每一步，都走在针尖上。

门槛

金子和老公喜欢孩子，但天使迟迟不肯来。2018年，28岁的金子备孕4年无果，决定从互联网公司辞职，要一个试管婴儿。

那些日子里，金子给自己贴了个标签：试管人。每天边忙着和老公一起创业，边跑医院，上网做功课、笔记和复盘。一天最多的时候，她要打7针，吃9种药。创业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但金子有时不得不把一些工作甩出去，让别人来做，即便效果可能会打折扣。这是一个付出和舍弃的过程。金子说。成为自己与成为母亲，两个同样美好却偶尔彼此打架的抉择中，她偏向了后者。

金子等不了。试管婴儿的成功率随女性年龄增长而下降。30岁以下，卵巢功能正常的女性，成功率可达60%，而40岁以上女性成功的概率，则可能跌落到20%。

驻扎医院8年的金子，见证了越来越多高龄女性生育的艰难。她记得有个44岁的女性，第一个孩子六七岁时因一场医疗事故离开人世，想要二胎，却一直取不到好的卵子。还有一对夫妻人到中年，后悔做了丁克，45岁开始要孩子，但促排2次，取到的是空卵。

近10年来，我国平均生育年龄从26.29岁，推迟到29.13岁。此外，工作久坐缺乏锻炼，生活压力大心情郁闷，长期失眠熬夜内分泌紊乱，总吃不健康的外卖，都可能导向孕育的艰难。

浸泡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夫妻俩的神经绷得很紧。28岁的金子被诊断为卵巢早衰，卵巢就像45岁的。老公的精子正常形态率1%，属于严重畸形精子症。他们的自然受孕的概率几乎为零，只能边调整生活习惯，边尝试试管。

金子曾看着窗外的霓虹灯湿了眼眶，也曾躲在被子里哭成泪人，后来，慢慢变成流下几行泪，然后继续吃饭，这次不成功，下次我再来。

为了有个健康的宝宝，他们戒掉了外卖，挤时间锻炼，尽量减少工作熬夜，保持好心情愉快。压力积多了，夫妻俩也会爆发，但每次一吵事儿，不质疑人。金子相信，他们不会分开。

漫漫求子路，也有人婚前没做婚检，之后才知道男方少精只能做试管，求子数次失败后耗尽感情，只想离婚。辅助生殖治疗技术费用昂贵，且以自费为主。一个周期至少两三万元起步。几轮融资后，也有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元的人。从事辅助生殖技术20多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沈浣曾说，之前有很多患者因为费用问题，放弃了治疗。

压力

当求子赶上了求职，很多HR翻过写着已婚、未婚简历，就再没下文了。从职场退回到家庭，传统接代的压力又扑了上来。有母亲劝自家生不出来的女儿：要不你不用别人的卵吧，男方的血脉毕竟重要。她觉得委屈，不过是想生个孩子，为什么这么难？结婚以前，张晨没想过怀孕是一件需要努力的事情。

在所谓适孕期截止线的28岁，张晨结婚了。成家头两年，亲朋好友的催生轰炸了她。

张晨的母亲最着急，特意求神拜佛，催得女儿都不敢接她的电话。后来，她也理解了母亲。母亲31岁生了张晨，在她那个年代属于晚婚晚育。可能她也遭受了很多压力，不想让我也被婆家看不起。

丈夫因工作原因没法常回家，自己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张晨都没觉得是事儿。她以为，生孩子是女人的天生技能，顺其自然就好。31岁，张晨查出了多囊卵巢综合征，开始频繁往返于妇科和中医科。那时的她，依旧没想到，不孕不育这种常在电线杆小广告上看到的病，会和自己有关。

2019年秋天，34岁的张晨体检发现

甲状腺有问题，一年辗转多家医院问诊，被高度怀疑是癌。当时，她的身体多项指标已经出现问题，如果切除甲状腺，更加影响怀孕。

张晨决定冒险赌一把。反正试管要孩子挺快，生完再说。那时，她对辅助生殖技术不太了解，觉得做试管就是花钱买捷径，很快就能成功。

2020年8月，张晨第一次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探路。开始打车时，她怕被司机笑话，不敢定位生殖中心，只定位到旁边的连锁餐厅。

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生殖中心，此前只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试管婴儿室，如今总体规模达7000多平方米。近3年门诊量近180万人次，完成新鲜试管婴儿(IVF)周期5万多个。

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楼相比，这里是安静的。连夫妻之间的争执也显得克制，止步于一句念叨、一记眼神和甩开的手。三楼男科的区域，男人们隔位落座，低着头，看着手机或检查报告。据统计，导致不孕症的原因中，男方所占的比例达40%。内分泌实验室的门口，贴着6个花体字：细节决定成败。

女性的取卵和移植，都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楼的8层。即便在周日，IVF手术室家属等待区32个按摩椅也都被占满了。坐着的，90%都是男性，他们手里捧着保温杯、粉色皮包或牛皮笔记本，时不时接起电话，处理工作，回复亲友。

IVF检测分诊处的座椅上，则多数候着女性。她们或沉默地刷着宝宝、烹饪类的短视频，或互相交流情况，上次积水B超没做出来，移植两次没成功，医生说不清楚原因。

从初建门诊病历，检查取卵，再到两次移植失败，一年多的时间，张晨攒了厚厚一摞挂号条和收据，检查费、药费、手术费、胚胎冷冻费算下来，大概花了四五万元。

张晨身心俱疲。她的老公很喜欢孩子，有时候出去吃饭，会对着邻座的小朋友一阵发呆。他们无数次憧憬，有了孩子给他买什么玩具，带他去哪里玩。张晨说：可能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宝宝一直没有来。

试管移植一击即中，只属于少数的幸运者。张晨试图把自己的注意力从要孩子转移出来。她买了钢琴，和老公坚持每晚在楼道里跳绳，2022年的除夕也不例外。

接力

在结婚的第12年，35岁的杨晓婉两次试管移植失败后，第一次怀孕了。

测完血值的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谁也没动手机，望着对方：这就怀孕了？怎么那么不真实啊。然后，彼此嘿嘿傻笑半天。丈夫说，我要做爸爸了。杨晓婉开始哽咽流泪。

五个月前，养了14年的狗小豆豆离开了她。此前，杨晓婉一直把它当成孩子养。没有宝宝，很多夫妻把感情给了宠物。

今年2月，杨晓婉建了第一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试管交流群，而后是第二个。

现在两个群加起来，有800多个一起在试管路上的同行者。她们在群里交流经验，复盘看诊流程，推荐挂号医生、孕期补剂，分享报告单，打气鼓励儿，传递好孕气。

金子在小红书上做试管的知识科普，也建了6个试管好孕群，加起来总人数1600多人。她们彼此交流踩过的坑，或与备孕相关的闲置物品流动起来。

每天，群里的人也在流动。一天，一个人发了长长一段文字，告别了姐妹们。她称被家人逼着嫁给二婚不育的老公，对方抠门算计，撒谎成性。她不想遭那么多罪，就这样一个队友生孩子。

道路坎坷，更体现出队友的重要性。杨晓婉的老公，是她的挂号帮手、专车司机和跑前跑后的小助理，负责拿水壶、资料袋和包，取药、取检查报告和取药。他们经常兵分两路，一个去抽血，一个去排队挂号，一个去看医生，一个去取报告。

在8年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日子，金子和老公一次次地坐在嘈杂的医院走廊等待，领取一大包药回家，在闹铃提醒声中吃药、打针。失败，挣扎着爬起来，重新开始。她只有握紧身边的那双手，才能继续往下走。试管3次失败后，他们郑重谈过：如果拼尽全力还是不行，就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去周游世界。

金子现在还记得到去年3月22日那天。拿化验结果的两个小时，她不停咽口水，手一直在抖，越接近时间，心跳得越快。直到老公拿着化验单走过来，告诉她成功了，金子依旧没有实感。她问老公：医院不会误诊，拿错了写我名字的化验单吧？老公安慰她：怎么可能，三甲医院能出这个错吗？

金子顿时在大厅里放声大哭，被来来往往的人围观。但她不觉得难为情，我很不得他们都来问自己，小姑娘你哭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我成功了！

张晨同样等来了暗夜之后的光。她的甲状腺疾病并非癌症。去年11月某个接近零点的时刻，张晨在微信上问老公：你是不是总有一天会因为失望离开我？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张晨想，那就一起继续走下去吧，不管是我们俩，还是我们仨。

2月的一个晚上，张晨做了一个梦，阳光明媚的上午，她的床上趴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哼哼唧唧地哭着，小屁股上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金黄色的光泽。那个哭声和触感，张晨醒来都还记得。她赶紧给老公发了条微信。一向务实的老公没理她。

一个月后的傍晚，张晨突然连打了五六六个喷嚏，还流鼻涕。吃感冒药前，她拿了4种不同品牌的验孕棒，都显示双杠。一周后，张晨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老公。对方说着不可能，一遍遍地查看弄不太懂的化验单。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

4月初，张晨把药箱里没用完的试管药用药送人了。试管药很贵，一支雪诺酮就要90元。张晨把药免费给了北京朝阳、四川绵阳、广东阳江、山东烟台的姐妹，顺道交流了试管经验，大家都是同一战线上的战友。

成功怀上宝宝，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准妈妈们，陷入了又一场与不确定

性的对抗。

焦虑

从查出怀孕起，张晨就开始了漫长的焦虑。

张晨买来近400元的胎心仪。从孕10周开始，她就通过这个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仪器，早晚听一次胎心的心跳，确认胎儿当下是有生命的。有胎动后，张晨又以每月400多元的价格租来胎监仪，从曲线中，她可以看出胎动和胎心是否异常。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就立刻往医院跑。

张晨建卡的北京天坛医院，看产科约号比较难。于是，孕晚期的张晨每周每周闯急诊一次，搞得医生看到她就头疼：怎么又是你？你怎么又来了？这么紧张干嘛？张晨承认自己玻璃心，宁可白跑一趟，也比真出问题要好。

技术，让问题变得可见了。过往，人们只能祈求于神秘仪式和积德行善。如今，孕前、孕中、生产后的检测项目，让监控胎儿与婴儿的缺陷成为可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将重点出生缺陷疾病纳入综合防控方案，建立完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

我国每年会有80万-120万名缺陷儿呱呱坠地，平均每30秒出生一名。其中，只有20%-30%患儿经早期诊断和治疗能获得较好生活质量。及时、科学的检测，能避免许多悲剧发生。

NT(检测胎儿颈后透明层的厚度)，无创DNA，大排畸，SMA(脊髓性肌萎缩症)、耳聋基因、脆性筛查，小排畸，糖耐，这是张晨能数得过来的大考。每次产期检查的前几天，她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无创DNA抽血送检的10多天里，张晨天天提心吊胆，害怕医院打电话告知宝宝有问题，每个陌生电话都让她的心一揪。好在通通不是。

没看见B超上的胎心、胎芽前，金子几乎被焦虑填满，上网查各种资料，计算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辅助生殖手术室。受访者供图